

新

阿越 著

12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河北人民出版社

新 12 宋

· 大结局珍藏版 ·

关于宋朝的大百科全书式小说

阿越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

宋 阿 越

阿越著

新宋·大结局·珍藏版

阿越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宋. 12 / 阿越著. -- 石家庄 :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0. 2

(新宋·大结局 : 珍藏版)

ISBN 978-7-202-14384-1

I. ①新…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61468 号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



第十九章 天子之贵

第二十章 青袍学士

第二十一章 明诏北伐

第二十二章 各怀金石

第二十三章 幽州画角

第二十四章 谁解春风

尾声

后记

附录一 攻战志

附录二 典章志

附录三 历史年代对照表

附录四 新宋大事简表

1436 1435 1419 1368 1366 1358 1282 1241 1184 1143 1101 1067

第十九章

天子之贵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

——《诗经·大雅·江汉》

1

稍早，禁中，内东门小殿。

侍候在小殿院子里的内侍，都感觉到了今日气氛的不同寻常。从早朝之后，皇帝就在小殿里召见刚回汴京未久的内东头供奉官庞天寿、兵部侍郎司马梦求、卫尉寺卿李稷以及少卿曾洸、高公效，职方司郎中曹湛等一千臣僚，小殿里面的黄铜座钟已经敲响过两次——也就是说，皇帝的这次召见，最少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时辰，但完全没有结束的迹象。而除了在小殿内的官员，小殿院子里的几间厢房中还有十余名着绯袍、甚至是绿袍的文武官员在等候召见，这些等候召见的官员全都恭谨地叉手站立在厢房中，不和任何人交谈，一个个表情严肃，神情中带着几分紧张与拘谨，每当小殿中有内侍来传旨召见，被召见的人便低着头目不斜视地随内侍入殿觐见。召见完毕出殿的人也是这般表情，回到厢房之后，更是如木雕泥塑一般。

这些人的情绪，不知不觉间，便影响到了在内东门小殿当差的内侍们，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从小殿内走出来传旨的内侍的表情，每个人都意识到，皇帝此刻在殿内与那些大臣们谈论的，绝对不可能是什么让人愉快的话题。于是，每个人都都自觉地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哪怕最活跃的内侍，此刻也不敢多说半个字的废话。

外面的气氛如此，内东门小殿之内的气氛，就更加令人感到压抑了。虽然小殿内有完善的取暖设施，但是，每个身处其中的官员，都感觉如同待在冰窖之中一般，意志稍微薄弱点儿的人，更是不由自主地打着冷战。

而这一众臣僚中，此刻最为狼狈的，无疑便是卫尉寺卿李稷了。他跪伏在内东门小殿那冰冷的地板上，面如土色，全身战栗不止。这位自上任以后便以苛刻暴虐而闻名军中的卫尉卿，此时此刻的样子，恐怕是无数谈其名而色变的禁军将校怎么也意想不到的。连一向对他颇有不满，不断在暗中使出各种手段，想要架空甚至是挤走他的两名卫尉少卿曾洸、高公效，都不由自主地充满了同情。

只不过，他二人此刻其实也没有多少立场去同情别人，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一齐跪在殿中，汗流浹背。而兵部职方司郎中曹谏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此时脸上一个劲儿冒着冷汗。

殿中唯一还能保持从容镇定的，也就只有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两人了。

从河北回来的庞天寿，带回来的关于安平劳军事件的报告，让大宋朝负责监视军队的两个机构的众多主官，都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

根据职方司与卫尉寺的调查，已经可以肯定，安平劳军事事件并非偶然，而是一起阴谋。一名五十余岁、操汴京口音的郭姓男子，暗中收买了袁坚、方索儿、韦烈等五名校尉，在石越至安平劳军之时，带头鼓噪，诱使众军齐呼“万岁”。虽然到目前为止，对郭姓男子的追查仍然杳无音信，事情的真相也依旧扑朔迷离，但既然是有人策划的阴谋，那未能提前发现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便已难辞其咎。事情过去了这么久，连收买军中校尉的郭姓贼人都未能抓获，更是罪加一等。

但是，这些罪名还不是让李稷如此狼狈的原因。皇帝并非不讲道理的人，再怎么讲，能够抓获韦烈，并且撬开他的嘴巴，确定了安平劳军事事件是一件人为策划的阴谋，卫尉寺与职方司也算是将功抵了一点儿过。但让李稷等人意想不到的，在庞天寿带回报告之前，皇帝赵煦还收到了一份来自薛嗣昌的密折！

薛嗣昌宣称他在河北听到一些“不甚切实”的传闻，安平劳军事事件并非偶然，而是有人暗中策划，而主谋便是吕惠卿，其目的是陷害石越！

在庞天寿带回确定证据之前，赵煦对于薛嗣昌的密奏是没太放在心上的，在他看来，这更像是市井之中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但是，当庞天寿回来之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流言，便变得有些微妙了。赵煦虽然不至于就此相信这种流言，但心里面也免不了犯起小小的嘀咕。所谓“空穴来风，必有其因”，薛嗣昌听到的流言纵然是捕风捉影，那也是先有那风、那影存在。

然而，让赵煦感到愤怒的是，对于薛嗣昌听到的这个“传闻”，李稷等人竟然一无所知！

堂堂的卫尉寺与职方司两大机构，耳目竟然还不如一个薛嗣昌灵便！

尤其让赵煦心中顿生猜忌的，是当他问到此事之时，曾巩、高公效、曹谏等人都只是顿首谢罪，声称自己无能，从未听到过这个流言。而卫尉寺卿李稷，

却辩称自安平事件之后，他便调集得力人马前往河北调查，若然果有这种流言传播，他绝不可能全无所知，此事大有蹊跷，并极力请赵煦下旨，令薛嗣昌“分析”，说明他是于何时、何处，自何人口中听到此流言。

出身名门，却因为考不上进士只能靠着恩荫入仕，于是越发变得争强好胜，事事要强，不肯输人半分，虽然因此得罪无数同僚，却也正是靠着这样的性格，好不容易才爬到卫尉寺卿的高位——但李稷怎么也想不到，他这要强的性格，会在此时坑害自己。

李稷绝对想不到，自己与薛嗣昌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可以说是根本就不相干的两个路人，但薛嗣昌已摸透了他的性格，在那份奏状中，早就事先给他挖好了陷阱——他在那份密折中已然向赵煦报告，称自己曾经听到有人议论，吕惠卿熙宁间为相之时，对现在的卫尉寺卿李稷曾有提拔荐举之恩，是以吕惠卿所率太原兵虽常有不法事，但卫尉寺往往置之不问。因此他怀疑此前在汴京从未听到过这些“流言”，可能与李稷有关。

而李稷果然就主动跳进了薛嗣昌的陷阱。

李稷的辩解尚未说完，赵煦已经愤怒地将薛嗣昌的奏状扔到了他的脸上。李稷惊疑不定地捡起薛嗣昌的奏状，读完之后瞬间便如堕冰窟，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薛嗣昌要如此陷害自己，但李稷能够走到今日，也不可能是傻子，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已然是一百口莫辩。

他自问从来不是吕惠卿的党羽门生，因此才毫无禁忌，敢声称要让薛嗣昌“分析”，但是，薛嗣昌说的也不全是假话，他的确是受过吕惠卿提拔的！吕惠卿为相之时，提拔荐举过无数的官员，而他恰好是其中之一。而太原兵偶有不法之事卫尉寺置之不问，这个事情也是有的，因为太原兵只是教阅厢军，在卫尉寺内部，通常对厢军和禁军的军纪要求是有所不同的。况且太原兵是吕惠卿亲自统率，那毕竟是前任宰相，在新党中至今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卫尉寺自然不可能事事追究得那么不讲人情。卫尉寺不仅仅是对太原兵如此，比如像田烈武这样的亲贵将领统率的禁军，若有校尉犯事，卫尉寺往往也会做个人情，交由田烈武自己去处置。

但这些事情，大多是心照不宣之事，是无法宣诸于口的，就算在平时，想要解释清楚让皇帝接受，都十分困难，更何况现在皇帝明显正在气头上。

这让李稷越发感到绝望。

宫殿之内，有如死一般的沉寂，只有赵煦恶狠狠地盯着面如死灰的李稷。

此时此刻，小皇帝的心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愤怒、失望……甚至还有一丝慌张与惧怕，只是这一部分的情绪，连他自己都难以觉察。

对于李稷，赵煦的心中除了愤怒之外，更多的还是失望。在他看来，李稷的自辩完全是借口，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接受令薛嗣昌“分析”的建议，这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信任薛嗣昌——而是“分析”不可能有任何作用，薛嗣昌虽然不是御史，但他既然风闻言事，便同样也轻易不会透露自己的消息来源。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以前也不是没有官员、御史被要求说出消息来源，但大多会被拒绝，多数情况下，他们宁可罢官免职，也不会出卖自己的消息来源。更不用说，一旦令薛嗣昌“分析”，就难保薛嗣昌不把这件事给闹得人尽皆知——这种事情，赵煦绝对相信他的臣子们做得出来。

因此，在赵煦看来，李稷的自辩完全是狡黠奸猾的表现。

至于原因，也许如薛嗣昌所说，他和吕惠卿有所勾结，也许不是如此，他只是在为自己的失职推卸责任……

但这没什么区别。

对于卫尉寺卿，赵煦看重的，是绝对的忠诚。他不介意卫尉寺卿犯错，但是，绝对不能对自己有任何的欺瞒，绝对不能存任何的奸猾之心。

这是不容动摇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对于卫尉寺、职方司主官的任命，从高太后开始，便已是煞费苦心——卫尉寺卿虽然是李稷，但一文一武两名少卿，曾诰是曾公亮之孙、曾孝宽之子，高公效是高遵裕之子，而职方司郎中曹谌，则是曹太后的弟弟曹佾的儿子！

原本赵煦对李稷还是比较满意的，有能力，不怕得罪人，但现在……

赵煦看向李稷的眼神，恨不能将他撕碎。

这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李稷的“欺瞒”。

赵煦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在愤怒与失望之外，始终被一种无以名状的

慌乱缠绕着，他并没有意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情况。庞天寿带回来的报告是他不希望看到的，他虽然下令秘密调查，但是，当一切证实安平劳军事事件真的是一起阴谋的时候，他并没有真正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和石越的关系？

小皇帝的心里面，是完全没有底气的。但是，他也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君主，而石越只是他的臣子。一个皇帝不知道怎么处理和一個臣子的关系？这怎么可能？

赵煦绝不会如此认为。

这让他被一种莫名的烦躁感萦绕，挥之不去，却不知道源自何处。于是，顺理成章地，他把这一切迁怒到了李稷身上。

赵煦盯了李稷很久。

如果此刻小殿内的臣子们敢于抬起头来直视他们的皇帝的话，可以很清楚地从他脸上的肌肉变化感觉到他内心的挣扎——赵煦到底还年轻，还做不到胸有惊雷面如平湖般的喜怒不形于色，他的喜怒，全部反映在他的脸上，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赵煦的愤怒，以及他内心深处正在极力克制自己爆发的自制。

不值得在李稷身上浪费太多的精力，还有更加棘手的问题要解决。

尽管心里面恨不能杀了李稷，但是，赵煦还是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理智——尽管他非常年轻，但在如何克制自己的情绪方面，已然经验丰富，高太后垂帘听政的七年，他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克制自己。

虽然现在他已经亲政，世间已无高太后，但是，赵煦心里面非常清楚，朝中两府的那些大臣，一点儿也不比高太后容易对付。

须做不得快意事！

他始终记得自己和桑充国夫人王氏的一次对话。那是一次宫中内外命妇的闲聚，他无意中遇到王昉，那时候他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这位巾帼英雄的传闻，便半开玩笑地问了她一些问题。他记得王昉在评价了她父亲王安石以及司马光、石越等熙宁诸臣之后，遗憾地对他说：“先父无论经术学问、道德文章、经

济治国皆胜光、越百倍，光只道德足称，越不过能和人、守中庸，然世人皆谓与越相交，如沐春风，越遂以此佐先帝成其事业。官家有意法先帝，做成事业，则不可忘熙宁初年之鉴，朝中所谓‘老成’之人，虽不如意，亦不可尽去之，终要委曲调和，不得此辈拥戴，亦难济事。”

王氏的话说到了赵煦的心坎上，他想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将他父亲留下来的家底发扬光大，首先便要得到两府的支持——这一点，在高太后垂帘的时候，他也已学到不少。以高太后的威望，所有诏令，都免不了要先取得两府的支持才能颁布，更何况他一个新登基的皇帝。现在两府的布局，是高太后遗留给他的，他早有更替之意，但这种事情还是得耐住性子，一步步进行。他并没有到非要将两府宰执大臣全部更换的地步，有一些宰执，哪怕是他不喜欢的，也得留在两府，还有一些宰执，即使他想赶走，也未必能那么容易做到——他父亲在熙宁年间定下来的制度，让他无限景仰崇拜的同时，也给了他极大的掣肘，尤其是门下后省制度。没有充足的理由，随便罢免一个宰执大臣，他很难找到一名翰林学士草制，更加难以找到一名宰执副署让诏令生效。因为罢免宰执大臣的诏书是肯定要送到门下后省的，没有足够的理由，就很难保证不被封驳。如果因此而引发廷议，那名副署的宰执、草制的学士，都可能要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在这样的制度下，宰执大臣和翰林学士一般都不会无底线地附和皇帝的意愿。比如许将心里绝对乐于见到吕大防下台，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落井下石，但是，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许将也不会轻易在一封罢免吕大防的敕书上面署名，他承担不起被给事中们封驳的风险。事情如果闹大，言官拿皇帝无可奈何，攻击的矛头绝对会首先指向草制的学士、副署的宰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他和吕大防两人一起下台。

其实，不要说罢免宰臣，就算是想要罢李稷的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卫尉寺卿也是朝廷重臣，赵煦对李稷再恼怒，又能将他如何？赐死？这只能想想而已，即使他贵为皇帝也做不到这样的事情。问罪贬黜？他已经准备好将所有的东西公之于众了吗？没有的话，两府、学士院倒还罢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赵煦也没必要瞒着宰臣与翰林学士，但是，他要怎么过给事中那一关呢？宰臣与翰林学士不管能否守得住秘密，至少他们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公然乱说，

给事中就难说了……他愿意冒这个风险吗？

“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终于，赵煦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压抑着心中的不快，慢慢将自己的目光从李稷身上移开，无力地挥了挥手，不耐烦地说道：“尔等都退下吧。”

听到这句话，殿中众人都是如蒙大赦，正要告退，却听赵煦又说道：“侍郎、天寿留下。”

众臣恭声唱喏，鱼贯退出，转眼之间，小殿之内便只余下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二人。

2

赵煦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注视司马梦求，问道：“侍郎今日为何寡言？”

司马梦求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陛下真的相信安平之事，是建国公在陷害石丞相吗？”

赵煦没料到司马梦求会开口问这个，神情微变，凝视司马梦求，但后者一直是垂首而立，一副执礼甚恭的模样，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端倪。他亦不回答，只反问道：“侍郎以为呢？”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回道：“臣以为建国公不会干这种蠢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别人便不可能知道。如今竟然有流言传来，此事甚是可疑。”

“这件事的疑点，可不只这么一桩！”赵煦讥讽地冷笑道，“但是，这件事情，还能查明真相吗？”

司马梦求顿时沉默了，赵煦的目光转到庞天寿身上，庞天寿也是低着头，不置一语。

“果然如此吗？”赵煦“嘿嘿”笑出声来，他无力地坐在御座上，满脸都是难以掩饰的失望。

感觉到小皇帝那难以形容的失望，司马梦求心中更加犹豫了——今日内东门小殿的这次召见，他之所以沉默少言，在旁人看来，那自是因为今日的气氛

如此，他谨慎一点儿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也理所当然。但司马梦求心里是知道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在激烈斗争着。只是，以他的城府，旁人从外表上自然是看不出一点痕迹。

赵煦也并没有留意到司马梦求内心的斗争，却仍是又无奈地追问着：“真的连侍郎也没有办法吗？”

这一句无意识的追问，却在一瞬间令司马梦求做了决定，他突地抬起头来，注视着御座上的赵煦。

赵煦脸上露出一丝希冀之色，“侍郎可是还有什么办法吗？”

司马梦求看着赵煦，又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庞天寿，轻轻摇头：“虽然证实了安平之事背后有人策划，但主使之人非常谨慎，以臣的经验，那名所谓郭姓贼人，不是远走高飞，便是已被灭口，想要循此线索追查，恐怕是永远都查不到真相了。”

赵煦的脸色再次灰败下来。

但司马梦求恍若未见，继续说道：“虽然真相难以查明，却仍有办法澄清一些重要的事情……”

“哦？”这次不只是赵煦，连庞天寿都惊讶地转过头来。

“说到底，那幕后主使的贼人的目的，不过是想离间陛下与石丞相的关系而已。”司马梦求这次没有避开赵煦审视的目光，继续说道，“此人煞费苦心，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让我大宋君臣相忌，石丞相不安于位……”

赵煦默默听着，并不表态。

司马梦求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仍然是不疾不徐地说道：“臣到今日，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事与石丞相无关——这并非因为臣与石丞相的关系，恕臣大胆妄言，若果真石丞相有不臣之心，那安平之时，唐康就不该出来转寰，乃至此后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该那般发展，如今石丞相也不该反对北伐！兴兵北伐，他才能手握兵权！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因为石丞相临事犹疑所致，但是臣出自石相门下，对石相的性格非常了解，他表面上温和谨慎，却绝不是临大事而犹疑之人。相反，面临大事，他反而会非常果断，并不害怕犯错。否则，他也立不下今日的功业。”

“侍郎所言，朕亦知之。朕并非疑石相公，不过……”赵煦半真半假地说道，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此事既有主谋，若非契丹用间，便是谋逆大案，若不能查明真相，岂非令人笑朝廷无人？”

“陛下所言自是正理。”司马梦求瞳孔微缩，语气却依旧平静，“臣亦以为，查明真相，方能彻底还石相公清白。此案关系重大，不得不有所权变，既然案子已陷入僵局，何不另辟蹊径？”

“侍郎的意思是？”赵煦不解地望着司马梦求。

便听司马梦求从容回道：“臣以为，主谋既然查不到，那便先试着排除石相公的嫌疑好了。”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却是恍如平地惊雷，赵煦和庞天寿愣了一下，才听明白司马梦求话中的意思，二人顿时都惊呆了。

赵煦不由得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吃惊地望着司马梦求，庞天寿更是汗流浹背，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独特的文化与习惯。在某些时代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换一个时代，却可能是离经叛道，不可思议之事。暗中调查宰执大臣，如果传扬出去，赵煦根本不敢想象，那会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但司马梦求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只是继续说道：“安平之事，既有主谋，那便只有两个可能，或是有人陷害石相，或是石相左右有阴险小人，欲图侥幸。前者难查，后者易明。以臣之见，不如两头并进，卫尉寺与职方司仍旧追查原有线索，陛下则另遣信任之人、老成之辈，先排除了石相左右之人的嫌疑，如此则可君臣相安，方为国家之幸。”

司马梦求说得淡然，赵煦却做不到那么果断，他沉吟半晌，仍是犹疑难定，为难地说道：“侍郎所言，虽然不失为一良策，然恐碍物议。”

司马梦求望着小皇帝说：“臣所献之策，本不足取，陛下若无意北伐，臣进此策，当磔于东市，然陛下若有进取之意，且仍欲用石相，则君臣相疑，必为契丹所乘。非常之时，自当行非常之事。只是陛下须善择其人，只可用老成谨慎可信之辈。”

赵煦目光不自觉地移向庞天寿，吓得庞天寿“扑通”一声便跪倒在地，司

司马梦求不待赵煦开口，也出声反对：“供奉虽然忠心，然岂可以宦寺监察大臣！”

赵煦一怔，想了半晌，才惊觉自己竟然没有可用之人，只得对司马梦求道：“如此，此事只得托付侍郎。”

司马梦求仍是反对：“臣岂得无嫌疑？”

赵煦不由苦笑道：“侍郎以为朕是昏君吗？”

司马梦求连忙顿首：“臣不敢。”

“忠奸朕还是分得出来的，断不至于凡是石越门下，便怀猜忌。”赵煦望着司马梦求，推心置腹地说道，“不要说侍郎朕信得过，便是唐康、田烈武，朕都是信得过的。唐康在安平一事，已足见忠义，此番天寿与李邦直使河北，唐康在河间布置，更是煞费苦心，其非忠臣乎？其实安平之事，朕亦从不曾有半分疑石越，只是石越功绩既高，威名早著，便难保有心怀叵测之人，从中设计。便以本朝之事而言，太祖非忠臣乎？一旦黄袍加身，不得不尔。故此，若是有人陷害石越，朕必不中其奸计；但若果是石越左右有人意图非分，亦不可姑息，总要将此种阴险小人铲除，方能全君臣之义。”

赵煦顿了一下，又道：“侍郎虽曾随石越游，为石府门下士，然先帝已称君忠义，太皇太后在时，亦称君乃本朝奇士，朕更无疑君之理。此事便付于侍郎，幸毋推辞。”

司马梦求连连叩首：“先帝、先太皇太后、陛下如此信任，臣感激涕零，此恩万死难报。”却仍是婉辞，“然此事实非臣所能胜任，还望陛下另委贤能。”

“侍郎莫要推辞。此事非君不可，旁人朕亦不能信任。”赵煦态度十分坚决，“便如君所言，宦寺不可监察大臣，而朝中之士，却各成朋党，若所任非人，借机陷害石越，则朕亦难以自处矣。唯有侍郎，朕方能信任。”

小皇帝话说到这里，司马梦求已知无法推辞，又婉辞了一回，这才接受任命，顿首道：“臣必不负陛下信任。”

赵煦见他终于答应，不由大喜，亲自走下御榻，扶起司马梦求，正要再勉励两句，却听到小殿之外，有内侍尖声禀报：“启禀官家，枢密院副都承旨徐禧称有紧急军情求见！”

虽然辽军已经出境，但此时宋朝依然是战争状态，御前会议也未解散，听

到有紧急军情，赵煦也不敢怠慢，连忙整了整衣襟，喊了一声“宣”，一面快步走回御座端坐。司马梦求与庞天寿也都各整仪容，叉手侍立两侧。

不一会儿，便见一五十余岁的长须绯袍男子走进殿中，向着赵煦请了安，便将手中一份卷轴递上。庞天寿接过卷轴，送到赵煦案前，徐禧垂首肃立，不断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司马梦求。司马梦求感觉到徐禧的窥视，却仍是不动声色，并无半分回应。

司马梦求对徐禧这位枢密院副都承旨了解不多，只知道此公属于新党，熙宁年间以布衣上书，而得不次擢用，在中书任习学公事，因为晋身方式与石越相似，一时间也有人称他为“小子明”。据说先帝也非常欣赏他，后来他与吕惠卿亲善，在熙宁间也算是官运亨通，虽然比不上石越，但短短十余年，便由一介布衣而成为五品大员，也算是一个异数。而且此公好谈边事，在新党中被视为“知兵”。不过石越却十分排斥他，因此宋廷几次用兵，他都不得重用，只是平西南夷之乱时，据说他曾经帮吕惠卿划策，但也只是传闻，因为那时候徐禧正在外地做官。他被召回京师担任枢密院副都承旨，还是年内之事，之前枢密院有一正一副两名都承旨，因为都承旨刘舜卿意外病逝，副都承旨唐康又在河北，密院缺人，趁着石越前往河北，许将便推荐了徐禧。石越后来知道，但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而徐禧自吕惠卿罢相之后，官阶便一直延滞不进，绍圣以来，整整七年时间没升过官，许多后进都超过了他。以这次来说，他是正五品上的资序，本来完全有资格出任都承旨，但虽有许将举荐，他还是被打压，竟然只做了副都承旨，而都承旨的位置却空悬无人。汴京一直有流言说那个位置是为唐康预留的——这次大封赏之后，唐康也已是正五品上资序，可以名正言顺出任都承旨。因此众人都在暗地里猜测徐禧心里一定会有怨言，甚至有人预言他可能会报复唐康。但这几个月来，他表现得十分低调，完全不似二十年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徐禧。他虽然是副都承旨，但实际上做的是都承旨的差遣，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他上任之初，便等着看好戏，因为枢密院都承旨不但需要管理整个枢密院的日常运转，还要在枢密使、副与皇帝三者之间掌握好平衡，这个职务一般官员是做不好的。徐禧任职之时，又正好赶上与辽国的战争，枢密院的事务空前繁剧，如果是二十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的那个徐禧，估计用不

了一个月，就会弄得树敌无数、人人侧目。但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州郡迁转十余年后，徐禧判若两人，自上任以来，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他恃才傲物的那一面，但单凭他能将枢密院的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便足以让人赞叹。只是司马梦求也听到过一些传言，说徐禧与枢密使范纯仁不太相洽，在密院中，徐禧与枢密副使许将是一派，而枢密使范纯仁则更倚重枢密会议……

不过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是新党，一个旧党，没有点儿矛盾才怪。而且，枢密副使许将素称文武双全，知兵法晓军政，而枢密使范纯仁在这方面却不免有所欠缺，两人又分属不同党派，这中间本来就已不可避免会存在矛盾。如今许将又得徐禧之助，自然免不了要更加活跃一些，汴京之中也有耳言流传，称许将又是支持组建火铳局，又是大力鼓吹北伐，背后便是有徐禧为之谋划。

耳语流言，自然不足采信。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徐禧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不构成威胁的人物，便是对手也懒得理会，枢密院都承旨这个位置，也是通往宰执之位的一道阶梯，资历中有过这么一笔，对未来是大有好处的。司马梦求内心也是希望唐康能任此职的，尤其是这次的大封赏之后，唐康资序已够，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温江侯，如果再出任枢密院都承旨，其分量之重，绝非他官可比。尤其唐康并非科举出身，将来肯定做不了翰林学士，有了这份资历，将来再历部寺，就会有更多机会跻身两府，官拜宰执。

但现在看来，近水楼台，又有枢密副使许将支持的徐禧，很有可能先唐康一步做枢密院都承旨，毕竟徐禧的能力已经受到认可。而官场之中，也总是有一些潜规则的，如果两个人各方面条件相当，都适任同一职位，那一般会让人年纪较大、入仕在先的那位做。而在正五品的资序上，除了门下后省的都给事中，再无一个官职比得上枢密院都承旨，以唐康升官的势头，也未必会在正五品的资序上停滞很久，一旦失之交臂，就可能永远错过这个历练的机会。在唐康的履历中，这无疑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因此，司马梦求心里面，是极不希望徐禧在皇帝面前有任何加分的表现的，可惜的是，这一次，他又要失望了。

读着徐禧呈上的卷轴，小皇帝已是情不自禁得喜形于色，差点儿便要击案叫好了。随着赵煦心情的变好，内东门小殿内的气氛也随之改变，原本弥漫在